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四十二

南菁書院

齊詩遺說攷五

侯官陳喬樞樸園著

齊詩小雅一

禮記樂記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

補

詩推度災曰建四始五際而入節通

初學記二十一

喬樞謹案此語說郭載易坤靈圖疑誤太平御覽六百九困學紀聞三並引作推度災與初學記同可證也

詩汜厯樞曰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

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

毛詩正義一

又曰卯酉之際爲革政午亥之際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孔穎達曰亥爲

革命一際也亥又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
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

同上

喬縱謹案革政舊譌作改正神舊譌作辰今並據郎顗傳訂
正四始五際說詳齊詩翼氏學疏證

又曰凡推其數皆從亥之仲起此天地所定位陰陽氣周而
復始萬物死而復蘇太統之始故王命一節爲之十歲也

後漢

書郎顗
傳集注

漢書翼奉上封事曰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
終始推得失攷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孟康曰詩內傳曰五
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
也

喬樞謹案臧氏鏞云孟康引詩內傳當是齊詩內傳班志雖不載而漢紀謂轅固生作詩內外傳可證齊詩有內傳矣後漢書郎顗傳注引作韓詩外傳蓋卽齊詩內傳之誤臧說是也藝文志載齊詩后氏故二十卷齊詩后氏傳三十九卷后氏故傳卽本諸轅生也

後漢書郎顗條便宜七事曰臣伏惟漢興昌來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詩汜麻樞曰卯酉爲革政午亥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臣以爲戌仲已竟來年入季仲終季始麻運變改故可改元所以順天道也李賢曰基當作期謂以三期之法推之也宋均注云神陽氣君

象也天門戌亥之間乾所據者

喬樅謹案程氏易疇云詩正義引汜厥樞辰在天門而釋之曰亥又爲天門疑不能明其義攷後漢書郎顗傳引詩汜厥樞及注引宋均云云始知辰字是神之譌困學紀聞所採已是譌本故不引孔氏亥爲天門之語以亥之與辰兩不相應而不知其爲譌字也按河圖括地象西北爲天門楊炯少姨廟碑崑崙西北之地天門也可與宋均乾據天門之說相發明又翼奉傳注孟康引詩傳於卯酉午亥外加戌爲五際又與天門戌亥之說脗合喬樅謂詩正義亥又爲天門句當作戌亥之間又爲天門文義始足詩三碁之法詳見齊詩翼氏

學疏證

顓又上書曰夫求賢者上呂承天下呂爲人不用之則逆天
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災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災眚降則下
吁嗟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危其咎如此豈可
不剛健篤實矜矜慄慄呂守天功盛德大業乎

易林革之賁亥午相錯敗亂緒業民不得作

補

又困之革申酉敗時陰慝萌作

補

又姤之婦妹將戍擊亥陽藏不起君子散亂大上危殆

補

又巽之比天門九重深內難通明登到暮不見神公

補

喬縱謹案易林此語皆與詩緯及郎顓說合

又噬嗑之坤甲戌己庚隨時運行不失常節咸逢出生各樂

其類達性任情

補

喬樅謹案此與翼奉齊詩說五性六情義同

樂動聲儀曰以雅治人風成於頌

後漢書張純傳

補

詩緯曰小雅譏已得失及之於上也

史記司馬相如傳贊索隱

補

鹽鐵論詔聖篇王道衰而詩刺彰

補

班固兩都賦序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

補

漢書禮樂志制雅頌之聲本之性情

又曰周道始缺怨刺之詩起王澤既竭而詩不能作王官失

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

頌各得其所

喬樅謹案怨刺之詩起古今人表以爲在懿王時

鹿鳴

儀禮鄉飲酒鄭注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政

之樂歌也

補

喬樅謹案魯詩說以鹿鳴爲刺司馬遷淮南子王符蔡邕高誘並據而用之鄭君注禮用齊詩故解與諸家不同

禮記學記宵雅肄三官其始也鄭注宵之言小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爲始學者習之所以勸之以官取其上下相和厚

補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鄭駁五經異義曰此詩之意言君有酒食欲與羣臣嘉賓燕樂之如鹿得苹草以爲美食呦呦然鳴相呼以款誠之意盡

於此耳

補

喬樅謹案詩正義云或以爲兩鹿相呼喻兩臣相招爲羣臣相呼以成君禮斯不然矣此詩主美君懇誠於臣非美臣相於懇誠也若君有酒食臣自相呼財非已費何懇誠之有據鄭駁異義云云是君召臣明矣孔氏所引或說卽鄭所駁之異義也許君五經異義蓋據魯說王逸楚詞章句云言在位之臣不思賢念舊曾不若鳥獸也蔡邕琴操亦云傷時在位之人不能是魯說或以鹿鳴爲喻羣臣相呼以成君禮鄭用齊說故據以駁許君耳

易林師之比鹿得美草嗚呼其友九族和睦不憂饑乏

同人
之蹇

明夷之蹇益
之恒同補

喬樅謹案同人之蹇末句作不離邦域

又升之乾白鹿呦鳴呼其老少喜彼茂草樂我君子

補

鹽鐵論散不足篇鼓瑟吹笙

補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禮記緇衣詩云天之於民猶父母也其於君子則如之何

禮記緇衣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鄭注行道也言示我以

忠信之道

補

喬樅謹案鄭君詩箋以周行爲周之列位義與此異禮注據

齊說而詩箋又用魯訓也魯說以爲大臣昭然獨見必知賢

士幽隱小人在位故歌詩以感之庶幾可復言欲維賢是用

置於周之列位也語見蔡邕琴操

德音孔昭示民不忒君子是則是儆我有旨酒嘉賓式宴以敖

儀禮鄉飲酒鄭注言已有旨酒以召嘉賓嘉賓既來示我以

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倣也

補

喬樅謹案燕禮及大射儀注與此同毛詩示作視箋云視古示字知三家今文皆作示民不忮孔疏云昭十年左傳引此詩服虔云示民不愉薄也是服用三家今文作示之證

以宴樂嘉賓之心

鹽鐵論刺復篇無鹿鳴之樂賢又曰殆非鹿鳴之所樂賢也

補

喬樅謹案後漢書鍾離意傳意上疏曰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其說鹿鳴詩無刺辭殆亦用齊義與

四牡

詩汜庥樞曰四牡在寅木始也

儀禮鄉飲酒鄭注四牡君勞使臣之來樂歌也勤苦王事念及父母懷歸傷悲忠孝之至以勞賓也

補

喬樅謹案燕禮注與此同

四牡騤騤周道郁夷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禮記少儀鄭注匪讀如四牡騤騤

補

漢書地理志詩周道郁夷

補

喬樅謹案地理志右扶風郁夷下引詩如此師古注云小雅四牡之詩曰四牡騤騤周道倭遲韓詩作郁夷言使臣乘馬行於此道喬樅謂韓字是齊之誤攷文選西征賦李善注引韓詩曰周道威夷辭君曰威夷險也金谷集詩秋胡詩石闕

銘注並同又天台賦注引韓詩曰道威夷者也據諸所引是韓詩作威夷不作郁夷班志引詩以證郁夷此據齊詩之文如引齊詩子之營兮及自杜沮漆可證非用韓詩也師古襲舊注之語謂齊詩作郁夷而轉寫誤作韓詩耳臧氏琳經義雜記以作郁夷者爲魯詩其說無據

易林旅之漸逶迤四牡思歸念母王事靡盬不得安處

渙之復同

補

喬樅謹案逶迤卽倭遲與郁夷威夷皆一聲之轉焦氏逶迤四牡之語蓋本齊故以逶迤爲郁夷之訓義歟

是用作歌

漢書敘傳民用作歌

補

皇皇者華

儀禮鄉飲酒鄭注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樂歌也更是勞苦
自以爲不及欲諮謀於賢知而以自光明也

補

喬樅謹案燕禮注與此同

棠棣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
禮記中庸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
爾室家樂爾妻帑鄭注琴瑟聲相應和也翕合也耽亦樂也
古者謂子孫曰帑此詩言和室家之道自近者始

補

喬樅謹案耽毛詩作湛釋文云湛又作耽韓詩云樂之甚也
是三家今文並作耽字帑毛詩釋文云依字吐蕩反經典通

爲妻帑字今讀音拏禮記釋文云帑本又作拏

鹽鐵論取下篇妻子好合

補

伐木

易林訟之解伐木思初不利動搖

補

出自幽谷遷於喬木

易林坤之比出自幽谷飛上喬木

同人之坎
補

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易林夬之震君明臣賢鳴求其友顯德之政可以履事

補

神之聽之

班固答賓戲文神之聽之

醴酒有醕

後漢書馬援傳擊牛醺酒

補

喬樅謹案玉篇艸部莫酒之美也詩云醺酒有莫亦作醺又
酉部醺美貌亦作莫顧野王以詩亦作醺字是據魯齊之異
文毛詩醺酒有莫釋文不言韓詩字異蓋與毛同作莫也廣
韻八語云醺酒之美也亦作莫語卽本玉篇

既有肥牡以速諸舅

易林訟之井大壯肥牡惠我諸舅內外和睦不憂飢渴

補

無酒酤我

漢書食貨志詩云無酒酤我

補

喬樅謹案志載魯匡言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
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

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使人可已相御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已疑而弗食魯匡說以酤爲買與毛傳酒一宿爲酤義異鄭箋云酤買也此族人陳王之恩也王無酒酤買之要欲厚於族人亦據三家之義改毛也

民之失德乾餼已愆

漢書宣帝紀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或禁民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餼已愆師古曰言人無恩德不相飲食則闕乾餼之事爲過惡也

補

喬樅謹案師古此注與毛詩傳箋不同蓋襲舊說之文

又辭宣上疏曰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懽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曰愆補

喬樅謹案辭宣之辭與孝宣詔書合攷贛君爲東海郟人與后蒼同邑其所習當爲齊詩孝宣受詩東海濱中翁亦當爲齊學故述此詩大旨相同也

天保

詩汜麻樞曰卯酉之際爲革政卯天保也

吉圭爲饌

儀禮士虞禮鄭注圭絜也詩曰吉圭爲饌